

周均修

小说集

作家出版社

周均修小说集

周均修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周均修小说集 / 周均修 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10.05

《中国作家文库》

ISBN 978-7-5063-4607-8

I. 周… II. 周… III. 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16095 号

周均修小说集

责任编辑: 苏红雨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作者: 周均修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印刷: 北京召心印刷厂

开本: 880×1230 1/32

页数: 212

字数: 140 千字

印张: 7

印数: 0001-1000

版次: 2010 年 5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: 978-7-5063-4607-8

定价: 18.6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未经作者许可, 再版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前言

人类社会是在科学实践中发展壮大的，一个人也是在科学实践中成长进步。科学就是反映自然、社会、人的思维的客观发展规律。有意识地改造自然社会的活动，或者实行自己的主张和诺言，就是实践。人们说实践出真知，科学就是前人在实践中总结的真知，要占据科学制高点，就必须不断深入实践。

本集出版五篇小说，是我近年写作。《莲子》和《残娃》出生社会背景不同，他们强力的求知欲望是相同的。少年时期的环境还威胁着他们的生存，然而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他们最终获得成功。《秋嫂》为生存奋斗不息，实践不止。后来成为社会景仰、儿女敬重的女性。《万缘村的变迁》与《玉泉村在前进》集中演示，在改革开放大政方针指导下，群策群力，大搞科学实践。为改革需要，把若干小村合并成比过去乡镇还大的村庄，他们改良种植业、发展养殖业，改善农民落后的居住环境，治理山河等无不体现科学实践的大无畏精神。

我还在学校读书就喜爱诗词。写小说是七十岁时，得友人的启发和热情帮助，写了两篇长篇小说，并出版。从而，激发我写作情趣，认为写点文字比我坐在麻将桌更有意义。

本集的几篇素材来源于我的工作实践和耳闻目睹及想象。由于我写作根底浅，缺乏良师指导，有悖文理之处，还望读者批评。

作者

2010年4月12日

目 录

第一篇 莲子 / 1

第二篇 秋嫂 / 59

第三篇 残娃 / 108

第四篇 万缘村的变迁 / 135

第五篇 玉泉村在前进 / 170

| 莲 子

莲子姓左名华灿，排行第六，出生于蜀南一个荒僻的山村。那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大举烧杀、抢夺、奸淫、蹂躏我同胞、强占我国土的年代。

莲子的母亲张氏，不满 18 岁，就比小她两岁的左应龙成亲，刚满 30 岁，就生下了六个子女。

张氏是一位温柔贤淑，身材高大的小脚女性。左应龙身长伟岸，是左家村左家大湾庄稼人中的全能好手。

在那贫穷落后的时代，莲子刚出生，这个农户加上莲子的爷爷，每天就有 9 口人端碗吃饭，就是糠菜充半粮，也是填不饱每个人肚子的。

莲子的母亲张氏，除了喂猪煮饭，洗浆补连，操持家务外，还要抽出大量的时间同左应龙一起上坡干农活。

当时有人评价说：左大爷喝酒不醉，左大娘干活不累。左大娘是一个小脚女人，不仅上坡在旱地同男人们薅刨耕耘，还经常同左应龙及儿子们一道下水田择稗子草、刨四叶菜、扯水踏皮草。

一天下午，她收拾了一大背衣裳，腆着快离月的大肚子，去她家藕塘洗涤，发现藕塘里的四叶菜、水踏皮和杂草把藕都挟住了。

当天晚上，她同左应龙睡在床上，左应龙伸手摸着她快离月的肚皮，又侧耳听小孩在肚皮内的脉搏跳声，并把嘴附在她耳边，小声地说：又要为我们生一个小子，他的脉搏跳动特别宏亮。

张氏从她怀起小孩的肚皮上，抓起左应龙的手说：你这小家伙成天就在我肚子里板，很不守规矩。

又说，我今天下午去藕塘洗衣服，发现种的藕已被四叶菜、水踏皮和杂草狭到了，明天就去把草扯了，不然，莲藕就要减少收成，我明天一早也同你一道下藕塘去除草吧。

左应龙仍侧起身子，用右手来回地轻轻抚摸着张氏的大肚皮说：“你快离月了。明天扯藕塘的草，你就不要去了。”又说：“藕塘泥脚深，你一双小脚陷在泥巴里头起不来。”

张氏说：“没有那么严重，我不去扯草，你一个人要扯多少天呀？老大、老二还小，叫他们下塘去也扯不干净。四叶菜好扯，它在泥巴表皮牵滕滕，用手一刨就是一网。唯有那水踏皮的根很深，你若捞一点浮在水表面的叶子，过两三天新的水踏皮叶子又要长满厢。”

左应龙又抓住她的手说：“你还是不去的好，你挺起这么大一个肚子，藕塘水又深，我总是不放心的，你还是干点干坡上的轻松活路吧。”

张氏坚持说：“你放心，正因藕塘泥脚深，我下塘去泥巴陷齐我的膝盖，我再弯腰除草，弯的角度比在旱地弯腰扯草的角度还小一些呢。”

第二天，天刚亮，张氏安排她的大儿子在家煮稀饭，她就同左应龙下藕塘除草去了。

左应龙夫妇双双下藕塘刨四叶菜、除杂草，还不到一个时辰，张氏看见藕塘的荷花随太阳升起慢慢地张开，一阵阵浓郁的荷花清香扑鼻而来。张氏闻得这香气，打了一个冷战，随即

肚子下面已溢出水来。她立马站起身，抓住身边的左应龙说：“快些抱我回去，我不得了啦！……我肚子下面流水了。”左应龙知道她要生小孩了，侧身一把抱起张氏，大跨几步，还没有上岸，小孩就生在她裤裆里了。

就在这个当儿，张氏痛得紧闭双眼，双手死死箍住左应龙的肩部，婴儿掉在裤裆里。她一双手抓住左应龙不放，大量的血水也从裤裆流进藕塘里。

他一只手使劲抱住张氏，另一只手顺势摘取几张藕叶铺在地上，把张氏放在荷叶上睡起，解开裤子。把婴儿从裤裆里取出来摆在荷叶上，并用牙齿咬断脐带，再把新生的小生命连同荷叶摊在手腕上抱起，另一只手把张氏拉来背在背上背回家。

一进家门口就对老爷爷说：“您赶快把稀饭从锅里舀起来烧开水，她在藕塘除草，就在藕塘把娃儿生了……。”

老爷爷虽然老眼昏花，但一眼观尽，摊在左应龙手腕上还未沾纱线的小生命两腿之间长得有一砣肉，呱呱啼声也十分宏亮。他老人家见到这一幕非常高兴，自感年轻了许多，走起路来的脚步声都是噹呀噹的要响亮一些了。

老爷爷在灶背后，躬起身子洗锅的时候，他脑子里不时浮现出了28年前的这个季节，他一双手捧着刚出生的左应龙的一幕，与今天他亲眼看见左应龙抱着用荷叶摊起的初生婴儿多么相似哟，完全是幻灯影子的重现。他又细致想来还是有些不同，左应龙生下来，从头到脚都像自己，而今天出生这个小生命的头颅、鼻子、眼睛、眉毛不像他老子，倒很像他的妈。从鼻子以下，到脚，长长展展的，与他老子像一个模子铸出来的一样。

老爷子虽手拿起刷把在洗锅，头脑里想的却是28年间生儿生孙的乐事。一口锅，他洗刷了很久很久。然而，锅边糊的稀

饭锅耙还没有刷脱。

左应龙从房圈屋传出声来：“爷爷，开水烧开了没有？少烧一点，我马上要用温开水洗娃儿。”

这倒把老爷爷提醒了，他三脚两爪地把洗的锅刷干，马上转到灶门前，抓起大把大把的柴往灶孔里塞，烧了好一会儿，把锅底都烧红了。左应龙进灶房来才发现铁锅大冒青烟，原来是老爷子忘记掺水了，便哈哈一笑说：老爷爷今天想孙儿子想出神了。你烧开水忘了掺水，是烧的干锅哦！老爷爷也哦地一声笑起来。

左应龙一家老小忙碌了半天，才用温开水洗了婴儿，用事先准备好的尿布把婴儿包好，又给月母子擦拭了身子。老爷子为儿媳妇煮了六个荷包鸡蛋，放了猪油，加了糖，端去房圈屋门口，叫左应龙端去喂月母子。他歪起脑壳本想再瞅一眼刚出生的孙子，但想到那是媳妇刚才生了孙儿的产房，老人公怎么能随意张望呢？

老爷子的脸一下子就红起来，又怕有人看见他这副窘相，他赶忙调头走回灶房，把灶门前的烧火板凳，端去骑在后门坎上，一双手在裹叶子菸。看上去，老爷子内心很高兴，表情庄重而甜蜜。

老爷子在发什么神呢？他在想，张氏媳妇三媒六证，与他的儿子应龙结婚不满 18 岁，今天刚才满 30 岁就给他添了五个孙儿和一个孙女，个个都齐齐展展的。大的两个已经上学读书了，放学回家还能帮家里做事，一天到晚爷爷前爷爷后的好闹热哟。他想到这些，心里是甜蜜的。

左应龙去房圈屋门口，把一大碗香喷喷的荷包蛋接过去，端到张氏面前，一只手端碗，一只手扶张氏坐起身来。张氏的小孩落地，也近一个时辰了，确实有些饿了，一见这么大一碗荷包蛋，真要吃，是吃得下去的。她心里在想，娃儿他爸忙碌了

半天，肚子还是饿起的，说：“他爸，我吃不完，只吃三个就够了。”

左应龙顺手把给婴儿洗嘴的小碗拿来，分了两个荷包蛋在小碗里，放在一边说，你莫动身子，我来喂你。张氏说，还是我自己慢慢吃吧，你也该吃点东西了。先前在藕塘，若没有你在我身边，我是活不出来的。

左应龙端起两个荷包蛋出来找老爷子。晒坝和几间屋找了没见老爷子的踪影。一进灶房，才发现老爷子在发神。拿起筷子端起荷包蛋，走到老爷子面前，恭恭敬敬地说：爹啊，你把这两个荷包蛋吃了吧！

老爷子这才回过神来，把装有两个蛋的碗接在手中，望着左应龙沉思着，莫不怪我煮的蛋不好吃？是怪我煮的蛋多了？不会的，她不是那样小气的人。

左应龙把荷包蛋递给老爷子后，他三脚两爪地抓起另外的碗筷，揭开盛稀饭的木盆，一边舀稀饭一边就大口大口地喝起来。

他见老爷子端起蛋犯疑，说：“爹，你趁热快些吃吧，是我们孝敬你的。请你老人家吃完蛋，就去烧开水，我要用开水烫鸡了。”

老爷子听说烧开水烫鸡，马上拿起筷子一口一个荷包蛋吃下肚子后，马上把烧火板凳端回灶门前，又去猪圈侧边抱了一捆青杠柴来烧开水，烧的青杠炭好炖鸡。

老爷子一边烧开水，又继续做他的美梦。他在想，有的人30岁了才结婚，生下儿女，不是得七疯夭折，就是过不了痘麻这两关，到头来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寡老人。我左氏不知是那一座祖坟埋正了，虽然不发财，但发人呀。

八字先生总是说：发财的命不发人，发人的命不发财。我不这样认为，只要有了人，其他东西也会有有的。

我认为，发财的不发人是有的。就拿儿子左应龙与张氏媳妇来说，他们结婚12年，若只生一个子女，他们找那些钱可以买田买地了。若是那个子女死了，后半辈子就惨了。子女多，一笼鸡子总有一个叫的。

现在这个世道，就是大虫吃小虫，麻雀吃毛虫。总之，文化知识是钱财，是势力之母，我这一辈子就是书读少了。

有田有地的绅士，他们都有文化，有知识，书读得多脑壳很聪明。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夫，与绅士没有多少区别，唯独不同的就是读的书多有文化。我的儿子左应龙读的书比我多两年，他处事比我老汉强。他才20多岁就这么大一副家业，两口儿又和顺，生出的孙儿个个都很乖。只要叫他们多读书，知书识礼，我左家一定要发财，一定会光宗耀祖。老爷子想到这里又笑了。

人逢喜事精神爽，他前前后后想了很多，想到极乐处，便笑出声来。

他把烫鸡的水烧开后，马上提起扫把去打扫屋里屋外和晒坝的卫生。左应龙说：老爷子，你今天够累了，去歇息一会儿吧，这些事我晓得做。老爷子笑嘻嘻地回答说：不累，不累！我们左家又添人进口了，我哪里还晓得累哟。

二

今天是洗三的日子，张氏母子俩在左应龙的精心护理下，一切安康。

这是农村大忙季节，他除了每天早晚护理月母子外，还要抽时间下地施肥除草和田间管理。老爷子这几天也没有回他自己住处，大部分家务事被他承担。

左应龙的人缘好，坡上的很多事务，比如看秧水、田缺口水流奔了，稻田的水关深了等等，都有不留名的好心人为他张

罗。藕塘里的草，他一天搭半夜也扯完了，荷花比往年开得更茂盛。

初生的婴儿要过的第一关是七疯这一关，已安全度过。那个年代，不管是穷人富人家生的孩子，得七疯病死亡的很普遍。有的一对夫妇生三胎四胎，都是死于七疯病。即是说初生的婴儿，待五六天都好好的，待七天上，他就发高烧，不吃不喝很快死亡。过了很多年才找出原因，系剪脐带、包扎小孩时，没有消好毒感染破伤风而死亡的。

张氏的娘家人，即她的几位嫂嫂、弟媳通称舅母子，有的捉鸡，有的提蛋，都邀约而来送月礼。她有一位嫂子是城里人，经其他几位劝说，挽留下来照顾舅母子了。

这样，左应龙的担子就减轻了一半。他集中精力忙坡上农活，保证了秋收不受影响。

小儿生下来七天都过去了，还没有跟他取一个名字，左应龙是上过几年私塾的，他前面五个儿女，都是他想好名字后，去征求老爷爷的意见而定的。

老爷爷这几天来，不见左应龙给儿子取名字。他总认为这个孙儿子，与藕有牵连，取的名字应该与藕有关系。他认为荷花这个名字最好，但荷花是一个女儿家的名字，男儿汉、大丈夫的名字不能带花字。

李一尊的女佣人出来说，她家太太说：“左应龙的屋里，在藕田头生了娃儿，一定不昌盛。若生的是女，一定是妖精。听说生的一个儿子，哪不会是妖精，一定是一个怪物了。”

李太太这一席话：一传十十传百，很快就在左家湾、左家村传得家喻户晓了。有胆子小的，为左应龙捏出一把冷汗。有胆子大的，想方设法借故来看左家这个怪物像啥样儿。

左应龙听了这些妖言谰语不置可否，他早给儿子起了名字，书名叫左华灿，小名叫莲子。因张氏的肺腑是受了荷花放

出的清香刺激而分娩的，老爷爷听了也很赞同。

藕藏身污泥，塘里是房前屋后流进藕塘的浊水。它面世的是十分洁净的荷叶、荷花、莲籽，散发出来的清香气味，是很宜人的，都是高尚圣洁的。

宋朝有一位大文学家周敦颐说：“莲之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，中通外直，不蔓不枝，香远益清，亭亭净植，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。”左应龙认为，莲花十分高洁、美丽而端庄，没有娇气。绝不是李太太说的，不是妖便是怪。

荷花是我国誉为四季花之一，即：春兰、夏荷、秋菊、冬梅，何来妖怪之说呢？真是岂有此理！

孩子生下第七天，远亲近邻送月礼的，看热闹的，看稀奇的，看吉兆的，看怪物的都不约而同，沸沸扬扬。

左应龙大义凛然，把这些人不问来意，一一请进堂屋就坐，安排给每人煮了一碗荷包蛋，端在客人手上之后，抱出儿子遍示到场的每一个人。

然后，慷慨陈词地宣布：他给自己的儿子起的小名为莲子，即荷花结的果子。书名为华灿，取意夏荷华贵，光辉灿烂之意。这一席正义词严的话把“不是妖，便是怪”的詈语，荡涤得一千二净。

李太太听了她派去佣人的回话，也有几分愧色。她也认为，左应龙说得有根有据。观音菩萨和那些成佛成仙得道的金身，无不是坐莲台。自己一时糊涂地乱言，应当忏悔。

她马上去后堂点燃香烛，在供奉的观音菩萨和五子罗汉像前默念忏悔。

第二天一早，她又带上佣人，去左应龙家看婴儿说：我听说左娘子在藕塘除草，把儿子平安地生出来了。你真了不起，一定有神灵相助。你这个儿子骨头骨节长长展展的，脸面像一团火，眉清目秀传神，鼻直口方，有仙骨仙气，完全是一个大富

大贵之相。

接着她在怀里摸出两个龙纹图案的银元来，摆放在靠近莲子的床沿说，这是我的一点小意思，你们可以把它保存起来作个纪念吧。

接着又深有感触地说：左家娘子命好，一定有后福。你年龄比我小，你们夫妻和顺，两年生一个儿子。

说到这里，她的眼睛红了，说：我比你们早两年成亲，我也不知道我前世作过什么孽，今生来受罪。一连生了四个女儿，还没有儿子呢。

张氏同她娘家嫂子，陪着笑脸说：李太太说哪里话，你是大富大贵人家，怎能与我们穷家小户相比。你是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，现又如此积善积德，说不定成仙成佛都有你的一份。

李太太又说：你不要说我将来成仙、成佛，只要满足我一件事，我睡着了都会笑醒的。

张氏娘屋嫂子忙问哪一件事？张氏把她舅母子的腰部掐了一爪，示意她看着莲子，满足她生一个儿子的意思。

张氏的动作和眼神，被李太太也看出来了。她坦言，我生小孩是隔三年生一胎，结婚后到他家一共生了四胎，全部都生的女娃子，读书的人都没有，况且大的两个都是得七疯病死了。前三年，我婆婆娘没死，我受的气说得完吗？

又说：你倒好，你们结婚后不到半年婆婆娘就病死了，你家的公爹又是一个阿弥陀佛的人。左应龙是读了书的，做事不分彼此，人缘又好，你们的日子过得很充实。所以，我好羡慕你们哟。

张氏心想，她说的何尝不是，她念阿弥陀佛是为生儿。她在后堂供了一尊观音菩萨像还是为生儿，听说还供了一座五子罗汉和送子娘娘在观音大士的两旁。所以，她的后堂就成为佛庙了。

她成天都在想生儿子，已想出病来，莫说生儿，恐怕女儿也怀不上了。因她脸上无血，枯瘦如柴，精气神都十分亏损。

张氏说：李太太你莫要担心，你成天拜佛求神，是很诚心的。到时观音菩萨、送子娘娘、五子罗汉一个给你送一个儿子来，你还要不完呢。

张氏的舅母插话说，大凡生男育女，都是前生定了的，不是一个女人能主宰得了的。太太成天求子念佛诵经，晓得你们老爷成天在外干的啥子勾当。若他也像你积德行善，念经信佛，还愁生不出儿子来吗？

李太太带去的佣人，是一位四十开外的女仆，听了半天议论，没有说话。她坐在门边，有时努一努嘴，点点头，摇一摇头。

她等舅母把话说完了，她站起身来用手指指夺夺地说：舅母说的话对极了，凡生儿生女的事，一个女人是决定不了的。我16岁结婚到代家，代家的人18岁就得了痼病，用重金把我买过去给他冲喜。我见他枯瘦如柴，就只差一口气没有断了。

公婆在交钱给我妈说：要我嫁过去给她生孙子续香火，传宗接代。结果我嫁过去，他挨都不挨我一下，我又怎么给他生孙子呀？

我嫁过去，他的病一天比一天重，刚好三个月就过世了。婆婆又骂我不给她添孙子，又说我八字大，他的儿子是我八字大给她压死的。你们说我好不冤枉呀？就拿太太来说，是一个阿弥陀佛一心向佛的人，但老爷在外花天酒地，奶奶也不尽知。他家的恶狗，把周家的放牛娃儿咬了，把那娃儿脚肚子的皮都撕脱很大一块。老爷出去比他养的恶狗还凶些，说放牛娃儿背起牛草不该往他地坝边过。很多人在侧边同情那放牛娃，我就多嘴多舌地说：喂狗是夜间防盗打一个响声，不应喂恶狗伤人。你们猜我们老爷怎么回答我？他说：我喂狗不咬人，喂起来做啥子？那我不如去买个羊子来喂？后来听说那放牛娃儿几

个月都走不得路。

三

莲子初生下地，加一条尿裤子称得六斤六两，待满月时体重已达八斤八两了，说得上是娘壮儿肥吧。

莲子满月后，他的舅娘也回城去了。农村的大忙季节也过去，不过是草笼巴的蛇，是闲不住的。莲子的妈也跟生小孩以前一样，除料理家务外，还要抽时间去坡上干活路。她一双小脚，坡上的担抬是不能胜任的。但是不管是旱地、水田中的手边活路，她并不比左应龙差多少。若是扯包谷土的草、栽红苕、栽高粱、捡绿豆，她比左应龙还快当些。

她天天上坡都把莲子背去，坐在一个垫有谷草、棕片的背篋里面，背出去放在土沟沟里。左应龙休息抽叶子菸，她就放下农具去施莲子的尿，喂莲子的奶。

莲子满一岁就开始走路，上坡也不坐背篋窝了，大人做啥子就把莲子拖到土边，让他任其爬沙玩耍。收工时又把他抱回家。若一身糊满了泥沙，在天气不寒冷的时候，左应龙把他抱到田巴凼洗浴后再抱回家。

莲子的体格强健，骨骼修长。二至三岁时，他两位哥哥放学回家，经常背他去山林荒坡采摘时鲜野果子吃，爬树、梭滩都学会了。

左应龙有一户邻居，姓田名一茂，年龄与左应龙相仿。他是一个破落户，本来在他祖上，是左家湾的绅士之一。他小时读了很多书，与左应龙是同过学的。

田一茂的父亲是独子，受其父母、祖父母的娇惯，长大后任意胡为，洋烟嫖赌是全挂子。一分家业，田一茂的婆婆爷爷先后去世后，不足三年，就除脱了。还是田一茂的母亲受尽责

难，保留了几亩土地，不久田一茂的父亲也死了，其母与田一茂就靠种这几亩薄地过着清苦生活。

田一茂与左应龙的关系较密切，因他小时拜过莲子的爷爷为干爹。他们虽然没有立字据，没有秉烛烧香拜祖宗，但他们自己是承认的，两家关系也很亲善。莲子满月，田一茂夫妇也提起鸡子来送了月礼的。

田一茂结婚后，他的妻子头一胎就是生的一个儿子，可好命不长久，生下的第七天就夭折了。第二胎、第三胎生的都是女娃，老二在过痘麻两时就死了。身边只有个约三岁的女孩，他们想生一个儿子是可想而知的。

莲子本来没去过田家。一个偶然的機會，就是左应龙把莲子扛在自己肩上，路过田一茂的地坝边，问田一茂要不要高粱苗，他扯来栽了还剩了很大一把。田一茂说我正缺得紧，那你把莲子来伯伯抱到，你回去给我拿高粱苗来栽起，二天请你喝酒。

田一茂抱起莲子感到很亲近，对他妻子说：你看，这娃儿好乖哟。左应龙有福气，他比我小两岁，已有一高一矮的五个儿子了，还有一个女儿，真是好命呀。

他妻子说：你那么想儿，何不把莲子抱过来我们给他养？田一茂说：用不着了，你又不是生不出来，让他给我们当干儿子是可以的，我曾拜他爷爷为干爹，不然左应龙为什么叫我二哥呢？

正说在这里，左应龙给田一茂背了半背篋高粱苗来了。

左应龙在接过莲子的时候，田一茂对莲子很依恋。说：老弟，我小的时候是向你爹磕过头的。我想收你的莲子为干儿子，不知你们当父母的愿不愿意。

这对左应龙来说真是喜出望外，那有不同意之理。莲儿又多一个保佑的名份，说只要二哥、二嫂不嫌弃，我们还怕巴结